

著名學文界世

鄧肯自傳

著 原 肯 鄧
譯 秋 佩 沈



鄧肯自傳

Duncan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實 售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發 行 所

經 售 處

Isadora Duncan

沈 佩 秋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啓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全國各大書局

三
元
九
角
五
分

本書編號：153

讀鄧肯自傳

林語堂

鄧肯·以沙多拉 (Isadora Duncan) 不但是十九世紀第一跳舞藝術家，並且是人格偉大而很有文學天才的奇女子。看她自傳的引言及末章，誰都不能否認這句話：我們只知道她是現代藝術舞的開創者，是現代女子服裝解放的先鋒，是復興希臘美術精神運動的努力者，到讀了她的自傳 ("My Life" Victor Gollancz, 倫敦出版)，才明明在我們心目，浮泛出來一位光明磊落才氣過人的女子，一位憤世嫉俗抱有大志的藝術家，一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革命者，而同時是極富情感，靈機頓悟，深好文學思想的一個人。

誰也想不到在女子作品中，有這樣的文字：

『這是如何神奇令人驚訝的事，要認識一個人，須經過一層皮肉，而發見一個魂靈——經過一層皮肉，而發見娛樂，官感，幻景。啊！尤其是發見所謂幸福的幻景——經過一層皮肉，皮相，幻景——發見人所謂戀愛。』 (原書三六四頁)

這簡直是尼采的筆調了。以下一段，也是帶有尼采的風味，因為她是極端崇拜尼采的人：

『戀愛之神異，在於其音調之高低，宮商之變易；一男子之愛與另一男子之愛相比，猶如聽見陀芬的樂曲與聽布登尼的樂曲的不同，而那彈出這不同的節奏音響的樂器就是女人。我想一個女人只親愛過一個男子，也像一個人只聽過一個作家的音樂。』 (原書三六五頁)

又如：

『人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誰能發見上帝自己也要莫名其妙。統觀這一切的悲歡離合，一切的齟齬與光明，這充滿着慾火而同時又充滿着氣義，美麗的光輝的肉體——究是怎麼一回事，上帝知道，

或是魔鬼知道——但是我疑心他們倆也都在莫名其妙。』（原書三六一頁）

鄧肯的文字是含有詩意，充滿人生的神祕，是成熟滿意的文字，因為她的一生是充滿着詩意及神祕，因為她不但享過人生的艷福，也嘗過人生的苦味，與李易安相似。以下一段，便是我所謂成熟滿意的文字：

『世人只會吟咏春天與戀愛，真無道理。須知秋天的景色，更華艷，更恢奇，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驚奇，都麗。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偏狹，使她們錯誤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原書三七

四頁）

在一本素非文學作者的自傳中，處處發見這種文字，這種感慨，真是意外的收穫了。

鄧肯的藝術舞，可惜當時沒有電影代為保存。她一生的熱誠，興奮，歡騰，苦淚，盡在這本書中遺留給後世。我們讀這本書，如看見一位天才女子的興奮，熱誠，沮喪，悲哀，苦笑，血淚。這是鄧肯晚年的哀歌，也就是一切理想家的哀歌。

二

最近五十年歐洲藝術舞之產生，實由鄧肯一人的魄力提倡而來。本來戲台上的跳舞，多半是Follet式的，總是一拍一跳，舞女束腰捏裙，只立在足尖，旋轉翻滾。這種跳舞，已失了人類自然行動之美，成爲一種女性的武藝罷了。從鄧肯恢復希臘的藝術舞以後，舞術始得解放，才有基於人體上自然行動之美的舞術，也才有赤足露腿的，近於希臘式的服裝，就是現代西洋女子去了三五十年的束腰短褂，而易以長身的外服，也有一部分是鄧肯的恩賜。就是我們中國小學生跳舞時兩手作波動勢，也是由鄧肯某日在意大利Abazia城看見櫻葉在風中搖動得了神感而創設的。

凡事創設不易，要經過社會的非笑，不懂，誤會，和盲目的恭維，到了成功以後，還要成爲市儈弋利的貨品。鄧肯初以解放的簡單的服裝，表現人體美，男人還沒什麼，卻引起不少太太們的誤會。在美國表演時，有一次閉會後，有一位有錢的貴婦好意的對她規勸：『不行啊，坐在前排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在初次（在德）表演 Tanha user 時，我的透明的襯衣，顯示我身體的各部分，引起了那些穿淡紅長襪 ballet 舞女的恐慌。到了最後，連可憐的可心瑪（即作曲者 Richard Wagner 之寡婦）也慌張起來。她叫她一個女兒送一長的白裏衣給我，求我穿在我的透明的圍條之下。但是我堅執不從，我須依我的意思服裝跳舞，否則不上台。』

『不久你要看見所有的送花仙女都與我服裝相同。』這個預言，已經應驗了。

『但是那時卻有關於我的美麗的腳腿的爭辯，討論我的溫柔豐潤的肌膚是否道德的，應否用沙門魚色的長襪掩藏起來。多少次，我得對她們講到聲嘶力竭，那些沙門魚色的長襪是如何的不雅，而裸體的人身是如何的美麗雅潔，如果是有雅潔的心地。』

二

一人在窮苦中，不屈不撓的要達她的理想，到了成功以後，又能持她的素志，將所有錢財積蓄，辦一學校，想完成她的藝術的夢，至於自身陷入窮困潦倒而逝世——這種人的行為是值得注意的。

鄧肯生於美國西岸之散凡西斯哥城。自初同她的母親，兄弟雷門，姊妹以利沙伯在窮苦中過活。她們一家四口，都是藝術家，都是不善較量鎔銖，不善實際，以利沙伯除外。她天才穎悟，好讀書，既聞希臘的藝術與人生觀，神往不致，遂抱極大決心，要改造她，所謂當時拘守成法離開自然不美的跳舞，以一個弱女子，負這樣大的任務，兼要以藝術餬口，自然很不容易，要受多年的磨折。虧得她有她過人的天才，堅毅自信，也虧得有了了解她的母親弟弟，受盡磋磨，不屈不撓，才有最後的成功。她們顛沛流離，由美而英，而法，總找不到一位有錢兼有識見的主顧，肯完成她的願夢，使她表演她的藝術。在巴黎窮困時，雖有柏林某大戲院主演要請她表演，只不許她裸腿赤足，鄧肯竟回絕了他，揮之使去。這已經可以看見她的氣魄了。後來機會到，在柏林表演，大家看她翩若驚鴻的做那種無拘束不知那裏學來的神妙舞奏，儼然如臨別一境界。一時轟動全國，每次表演，大眾對她引起狂熱的崇拜，尤其是一班青年學生崇奉她如女神，傾倒於她的人也不知凡幾。後來竟有美國迷信的善

男信女，昇病人到她戲院，謂見她表演，病可痊癒。鄧肯的新舞術，竟成了一種風尚，英法各國有人倣效。到了最近，我們還聽見有什麼『鄧肯姊妹』就是假她的名以號召，而求射利而已。

鄧肯既然知名，一時交遊無非歐洲貴族富商，藝術界名人。如 D'Annunzio, Eleanore Duse, Rolin, Gordon Craig, Thode, Cosima Wagner 等。希臘王，勃爾加利亞王也都傾心於她。這樣不可一世的鄧肯，誰也想不到她老時，連房間裏的火爐都燒不起，真可謂是飽經滄桑世故。（這並不是像中國的賽金花，請讀者不要誤會。）因為她到底是理想家，她雖很有錢，她還做一個大夢，要教出一班千餘人的跳舞團。依她的理想去演奏貝陀芬的第九合奏曲（此曲內有歌唱）。但是一班舞團，卻非從小時候時代未失自然行動之美之時，教起不可。於是她不買一個珠寶，卻把所有的積蓄，開辦這樣一個學校，所有學生的吃穿費用，由她一人供給，至於負債，因為她不會辦事，學生管理不得法，她終於失敗，到大戰時，在巴黎的房屋都保不住，這是她生平第一恨事。晚年之貧窮，大半是為辦此學校所致。

鄧肯已由成功轉入失敗。她的兩個乖巧的小孩一天被汽車送葬於巴黎的萊茵河中。從此時候起，她知道悲哀，不知道快樂，她百萬富翁的丈夫，只『佩服她的肌膚』而不知道她的藝術。後來也斷絕關係了。她後來的俄國丈夫也死了。她只一身孤零飄泊，僅對於藝術有真正的趣味。但是她所提倡的藝術跳舞，又被人抄襲倣效，為射利之途，而沒有真正繼起的大藝術家，尤其使她頭痛。到了晚年，真是窮困萬分，連這本自傳也是為拿稿費應美國書店之邀，在一架未出租金租來，店主常來索還的打字機上寫成的。於一九二七年，她在法國南部尼斯城在汽車中被一條捲入車輪的圍巾絞死。她計劃中一部寫她一九二三年後到蘇俄的生活的傳記，遂不得與世人相見了。

四

鄧肯為人跌拓有奇行。樂為人所不敢為，言人所不敢言，生平可傳誦之事極多。有一回，她在柏林表演回來途中被崇拜她的大學學生包圍，將她馬車的馬牽走，由學生拉車到 Sieges Allee（凱旋大街）在這街

上，他們要求她演講，她看見這街上歌頌武功的石像，由是站在馬車上這樣演說：

『世界上最高尚的藝術，莫如造型。但是你們諸位愛好藝術的朋友，爲什麼容許這些醜陋不堪的東西巍立城中？你們看看這些石像，你們是學美術的，但是如果你們真正是藝術的信徒，你們就應拾起石子搗毀這些東西。美術這些東西叫美術，不是，這只是你們皇上的英雄夢。』

幸而有巡捕走來干涉，不然那些石像就要遭殃了。

她自述與意大利詩人鄧南遮開玩笑一段，尤可看出這人的浪漫天真。鄧南遮向來，凡對女人進攻，沒有不勝利的，因爲他一鼓起他如簧之舌稱贊女人，可使被贊的女人昏昏沉沉，如入異鄉，自信果是天地間第一美人。鄧肯因此，要與衆立異，爲第一不被征服的女子。尤其因爲鄧南遮對她的好友杜斯（Duse）有對不住地方，使她更加有意疎遠他。屢次詩人向她討好，總不得青睞。後來有一次，詩人說他中夜要來。鄧肯乃同琴師將她的藝術室安排起來，滿房置出殯時用的白蓮花。還依西人入殮成例，點了多多少少的白燭。詩人來了，看見黑障之下這許多白花及燭花，已有些惶惑起來，鄧就領他到一沙發床，使臥上。起初鄧爲他跳舞，後來一邊和着沙邊出殯曲的節奏，一邊在詩人床前放置花蕊及燭火。再慢慢的，把火一一吹滅了，只剩下他床頭床尾幾枝。此時詩人如陷入魔陣一樣。於是她又一面跳舞，一面把床尾的燭吹滅。正要走來吹床頭燭火時，詩人忽鼓起非凡的勇氣，猛然一躍起來，唬了一聲，撞到戶外逃出。鄧笑倒在琴師的胸前。

五

鄧肯與蕭伯訥有一段故事，是多人知道的。有一回鄧肯寫信與蕭伯訥：我有第一美麗的身體，你有第一聰明的腦子，我們生一小孩，再理想沒有了。蕭伯訥回信給她說：不行啊，如果小孩生下來，也許身體像我，而腦子像你，那可就不糟了嗎？

鄧肯談吐極詼諧。Sewell Stokes 在 Isadora Duncan: An Intimate Portrait 書上，記她談到女人身胖的意見。那時，鄧已經身廣體胖了。她說：『女人發胖，真不必焦急。爲什麼要焦急？老實說，女人的腦子近於肚

子，思想是從那裏上來的。正像男子的腦子是在頭上，思想是由上而下的。我不是說說而已——實有其事。我個人認識的偉大的女人——Duse, Bernhardt, Ellen Terry（都是著名女演員）——壯年時都有大肚子。」

她一生輕財，惡珠寶。Stokes書中記她有一天在尼斯同一位伯爵夫人談話。她們正談婦人粧飾之無意義。伯爵夫人表示同意時，她便把這位朋友身上掛的一條珍珠鍊及其他首飾抓起，走到水旁，扔在海裏。

她記述她初次與她百萬富翁的丈夫相會時，有一段描寫：表示她的深惡富家子弟：

『你是否一位藝術家？』

『不，不』他極力的否認，如否認一種污穢的話。

『那麼，你有什麼東西有什麼大主張？』

『那裏我一點主張都沒有。』

『至少在世上有一種志氣吧。』

『一種也沒有。』

『但是你做什麼事？』

『沒有事。』

『你一定總有做一件事。』

『是的，』他沉思着回答。『我收藏了一些極美極美十八世紀的鼻煙盒。』

六

鄧肯的跳舞，雖說發端於崇拜希臘的藝術文化，見解立說卻是她自己的。她的跳舞的教師，不是希臘的石像，卻是幾位文學音樂大家，是由 Walt Whitman 詩中的節奏得來的，由尼采的文句與精神，由貝陀芬·瓦格納（Wagner）所邊（Chopin）的音樂得來的，尤其是由自然界山川河海樹木花草天然的波動得來。她說

她的教師是貝陀芬，尼采與瓦客納。『貝陀芬創造跳舞的雄大的節奏，瓦客納創造跳舞的形體，尼采創造跳舞的精神。尼采是第一跳舞的哲學家。』她的自傳裏封面引尼采的話說：

『如果我的道德是跳舞家的道德，如果我常跳躍到青霄，如果我的道理始末是要使重濁的變為輕清，使所有軀殼變成跳舞家，所有的魂靈變為飛鳥，真正的，這是我道理的始末。』

鄧肯在書中說：『在健身房裏的運動，身體之訓練自身就是目的，而在於練習跳舞的人，這種訓練只是一種工具，那時要忘記你有身體，身體不過是已練好配好的一種器具，而所有動作，不應當表現軀體的動作，如健身運動，卻應該借這軀體表現魂靈的思想與情感。』

因此這種跳舞乃得稱為藝術。跳舞家能隨他一時的心境，由身體的節奏自由表現出來。有一回她跳舞表示美女之青年與死之奮鬥，觀眾才告訴她，這就是Schubert的『美女與死』曲中的題，果然奏來與Schubert的音樂相合。所邊瓦客納的音樂有些地方常人不得其意，到靠她的跳舞表現出來。這是她特別的天才，跳舞到能達此境地，已經成為一種創作的藝術了。

七

女子自傳最不容易，尤其是關於性的衝動的敘述。鄧肯是解放的思想家，也許可說她比常人浪漫，但是她的浪漫是有主義的，至少是誠實的。她關於性的快樂，及與Rodin Gordon Craig性的歷史，有幾段極難得的妙文，我們不能歷歷細述，但是至少要引了兩段，代表她對性的態度：

『我可以順便聲明，你們已經在我的自傳看出，我一生是忠實於我的愛人們的。若是他們不遺棄我，我是不至於脫離他們。因為我還愛他們，如同我從前愛他們一樣，如果我脫離這許多人，其過只在男子的輕薄及殘忍。』

自傳，第第四章，她自稱為『塵凡恩愛之辯護』An Apology of Pagan Love，有幾段極誠懇的言詞，有一段說：

『我不明白，人生出世，此身就要受多少苦痛——長牙齒，拔牙齒，鑲牙齒，而且無論如何規矩的人，也有疾病，傷寒等等——爲什麼，機會到時，不可以從這肉身，也擠出最高度的歡樂！一人竟天用腦力，經營計算——爲什麼他不在女人的懷中，得一點慰安，尋一點快樂，以消除日間的苦痛？我希望我給與快樂的人，也常有快樂的回憶，如我快樂的回憶一樣。』

關於她生產的苦痛，養兒的快樂，尤其有誠實的描寫。『有那一個母親曾經告訴人，嬰孩咬她的奶頭，奶湧出時，是怎樣的感覺！』這種文字太好了，這本書是應該譯成中文的。

導言

我該承認當第一次有人勸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真不敢寫。原因倒不是怕我的一生不及小說與影片那樣有趣冒險，也不是怕我寫了下來，不成一本能震驚一時的傳記，而是怕麻煩。——寫的麻煩。學會一種簡單的跳舞姿勢，曾費過我不少年數的掙扎苦工，與研究，至於寫作的藝術，我知道，要寫成一句樸實而美麗的句子，又要費我不少年數聚精會神的學習工夫。我常常這樣爭論着：即使有一個人親自辛苦地旅行到赤道地帶與雄獅猛虎相週旋，想將親歷所得，形之筆墨，結果卻失敗了，然而另一個不出家門一步的人，卻能把在森林中打虎的情形描寫得淋漓盡致，使讀者恍如身歷其境，真感受苦惱和恐怖，嗅着獅子的氣息，聞着響尾蛇可怕的聲音。除了想像而外，實際上沒有什麼存在，而我一生經歷的種種奇事奇蹟，會因我沒有西萬提斯（Cervantes）或卡薩諾瓦（Casanova）那樣的生花妙筆，而竟其味索然了。

還有一層。我們怎能寫出自己的真實呢？甚至於可以問我們究竟有沒有知道呢？有朋友對我們的印象，有我們自己的印象，有愛人對我們的印象，還有敵人對我們的印象——而各種印象，又完全不同。我所以說這句話，是有理由的，因為我某天早晨喝咖啡的時候，看報上的對於我的批評，有的說我美如仙女，有的說我天稟獨異，正在得意微笑的當兒，看到第二張報紙，卻說我既無才又無貌，十足是個妖怪。

我立刻不去理會別人對於我的工作，的批評了。當然不能叫別人只許說我好話，可是壞的批評真使我太懊喪了。柏林有一個批評家追着侮辱我，在他的批評中，有一句話，說我的跳舞完全是非音樂的。有一天我寫信去請他來看我，我要他知道他的錯誤。他來了，坐在茶桌的對面，我費了一個半鐘頭把我的從音樂中創造出來的動作的種種原理，講給他聽。我覺得他似乎很沒趣而又遲鈍的樣子，最後他竟把我氣死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重聽器來，告訴我他耳聾的程度很深，雖然坐在正廳的第一排，就是帶着這個聽筒也聽不清。

楚樂隊的奏樂！就是這種人，他對於我的批評，使我常患失眠症。

據說寫作的第一要件，是作者對於要寫的東西應該沒有經驗。要把實際的經驗形諸筆墨，最難捉摸。回憶比夢境更難重述。的確，我有許多夢幻，似乎比實際的回憶更為清楚鮮明。人生一夢耳，也幸而是如此，否則又有誰能留下這些經驗來呢？譬如海船羅西且尼亞號之沉沒，便是一個好例子。像這樣的經驗，在身歷其境的男女臉上，應該永遠留着一種可怕的面容，但是遇着他們時還是歡天喜地的樣子。只有在傳奇中，人類才有所謂突然的變化的事。在實際的生活中，一個人即使親歷了最可怕的經驗，其主要的性格還是留着不變。試看那許多的俄國的王公，雖然罄了家蕩了產，還是能够看到他們興高采烈的在蒙特馬特耳（Montmartre）與歌女們一同晚宴，與戰前毫無兩樣。

不論男女，如能把他們自己真實的生活寫出來，必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是沒有人敢寫下自己真實的生活來。盧騷（Rousseau）替人類做了一件崇高的犧牲——把一己真實的心靈，與最爲私密的行動和思想暴露出來。結果是一部偉大的著作。灰脫門（Valter Whitman）把他的真實供獻給美國。有一個時候他那部著作被認爲是『不道德的書』而禁止郵遞。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看來似乎是荒謬了。至於女子呢，自古以來，沒有一個敢於把她真實的一生完全地講述出來。大多著名女子的自傳，只是一些外表的生活，瑣碎的事務和經歷的記載，對於她們真實的生活，可以說毫無敘述。因爲她們生活中喜怒哀樂的最重要的過程，總是絕口不談。

我的藝術，只是把我生存的真實以姿態和動作表現出來的一種努力。要獲得一個絕對真實的動作，就要費若干追尋的工夫。至於文字則迥不相同。在來看我跳舞的一般羣衆之前，我是毫不遲疑的，我要把自己心靈中最祕密的心情獻給他們。我從開始跳舞便是要把人生藉這種律動以表現出來。幼年的時候，我所跳的是生長的歡樂之舞。成年的時候，我跳的是對於人生悲哀的暗潮，殘忍的獸性與生命前進的挫折的理解的舞。

當我十六歲的時候，有一次沒有配音樂在觀衆前跳舞。在終了之後，觀衆中忽然有人喊着說：『這是死亡與處女之舞。』因此，這個舞以後便被稱爲『死亡與處女。』可是這不是我的原意，我不過是把我對於一切外表似乎快樂的現象之中的一種潛伏的悲哀的粗淺的理解表現出來而已。這個跳舞，依我看來，應該被稱爲『生命與處女。』

後來我又跳生命的掙扎之舞，——卽是觀衆所謂死亡者——以及我從這生命中提煉出來的一種瞬息的快樂之舞。

世間沒有再比普通電影上或小說中的男女主角所表現的更爲遠離人生之真實了。他們負着一身的道德觀念，簡直要有越軌行動也不可能。男主角有的是高尚，勇敢，堅忍以及一切等等。女主角有的是純潔，溫柔，以及一切等等。一切卑鄙的特性和罪惡則都歸給故事中的惡棍或是『不良婦人。』但實際上我們知道世間上沒有絕對的好人或是絕對的惡人。我們雖不違犯十誡，可是一定有違反之可能。我們的內心都潛伏着犯罪的衝動，一有真實的機會便會一躍而出。所謂德行高尚者，無非是些沒有受到充分的引誘，或是生活在停滯不動的狀態之下，或是目標太集中於一個方向，無暇來詳察四周環境的人。

某次我看見一張很好的影片，名爲『鐵軌。』片子的主題是以爲人生有如行動在固定的軌道上的機車一般。如果機車出軌，或是遇着了大的阻礙物，便有禍事發生。駕車的人如遇險惡在前，而能自知急行煞車，免入滅亡之途，則真是不勝幸運之至。

常有人問我愛情與藝術在我目光中，孰高孰低，我的答覆是我不能把兩者分開，因爲藝術家是唯一的愛人，祇有他才有對於美的純粹的意象，而愛情便是能透視不朽的美的心靈的意象。

恐怕現時代最奇特的人物之一是鄧南遮（Gabriel D'Annunzio）。然而他身材矮小，除了面上露着笑容的時候，簡直無美之可言。但是當他和他所愛的人談話的時候，便好像亞波羅再生，獲得了當時許多最偉大量美麗的女子的垂青。當鄧南遮愛一個女人的時候，他便把她的心靈從塵世上高舉到俾阿特立斯

(Beatrice) 所往來光耀的那種神聖的境域。他把一個一個的女子，賦予一種神聖的特性，把她昇得高高在上，使她自信是與但不朽詩句所稱頌的俾阿特立斯真同在一處。在巴黎有一個時期，對於鄧南遮風度的崇拜，簡直達於最高點，差不多當時一切最著名的美麗女子都愛上了他。那時他對於每個愛人都蒙上一層光榮的面紗。女子便覺得自己高出一般平凡的人類，四周圍着一種奇異的光耀。但是當這個詩人的興致完畢的時候，面紗便沒有了，光耀也暗淡了，女子重又變為平凡的塵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但是她只覺得忽然謫入塵世，等到回頭再看被鄧南遮拜倒的時候的那種神化時，便明白她一生中不能再找到像鄧南遮這樣的愛的天才了。她悲哀自己的命運，日漸入於失望之境，直到後來旁人見了她評論說：『鄧南遮怎會愛上這樣一個平凡的紅眼女子呢？』鄧南遮是如此偉大的一個情人，能把最平凡的女子，暫時賦與神聖的姿態。

在這個詩人的一生中，只有一個女子是能够抵敵他的試探。她正是俾阿特立斯的再生，根本不需要鄧南遮來給她安上什麼面紗，因為我一直相信伊林羅·都司 (Eleanore Duce) 就是但丁的俾阿特立斯重生於今日，所以鄧南遮在她面前祇能拜倒裙下，這是他一生之中絕無僅有的幸福經驗。在其他的女子中他所看到的特質，盡是他自己所賦與的，只有伊林羅凌駕於他之上，把神聖的靈感呈顯給他。

細膩的奉承的力量之偉大，知者甚鮮。鄧南遮所特有的那樣有魔力的讚賞，我揣想受者一定有像夏娃 (Eve) 在樂園聽着蛇的聲音一樣的經驗。鄧南遮可以使任何女子感覺得她是宇宙的中心。

我記得曾經和他在森林裏有一次痛快的談話。我們在散步時中途停止下來，雙方默不作聲。然後鄧南遮說：『愛莎多娜，在自然界中只有和你一個人在一處才有意思。一切其他的女子會把美景破壞，而你卻成了美景的一部分。』(這樣的恭維那有女子聽了能無動於衷呢？)『你是那綠樹青天的一部分，你是主宰自然的女神。』

那便是鄧南遮的天才。他使每一個女子感覺得自己是各個不同的領域裏的女神。

現在我躺在尼格萊斯哥的牀上，想把一般人稱爲回憶的那樣東西加以分析，我感覺得日中陽光的炙熱，聽見在附近公園中玩耍的小孩們鬧聲，我感覺到我自身體的熱度，我望着我那兩條光赤着的腿子——筆直地伸展着。我那柔軟的乳峯，一刻不停地在波動着的手臂，於是我覺得十二年來實在是疲乏了，乳峯裏藏着無窮期的隱痛，在我面前的雙手留着愁苦的創傷，在背人的時候我的眼淚從未乾過，眼淚流了十二年，自從十二年前的那一天，我睡在另一個牀上，忽然被一聲大喊所驚醒，回轉頭來，只見羅鴻林好像一個受了重傷的人：『兩個小孩子被撞死了！』

我記得當時我就得了一種古怪的病，喉嚨覺得一陣灼熱，好像吞了一塊燒紅的煤。不過我明白不過來。我溫和地對羅鴻林講，想叫他安靜下來，告訴他決不會有那樣的事。後來另外有人進來了，但是我還是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後來又進來一個生着濃鬚鬚的人，人家說他是醫生。『這不會是真的，』醫生說，『我要把他們救回來。』

我相信他。我要和他同去，但是別人把我拉回來了。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因爲他們不要我曉得事情已經真的無望了。他們恐怕這打擊會使我發狂，但是我那時好像入於超凡入聖的境界中了。我看見四周的人大家都哭，但是我不哭。我反而覺得有一個極大的願望想安慰每個人。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很難了解我那時那種奇異的心境。是不是我那時真有一種慧眼，知道死亡是不會有的事——那兩個小小的冰冷的蠟像不是我的孩子，而是他們脫下的外衣呢？是不是我那兩個孩子的靈魂繼續存在光耀中，而且永遠存在呢？做母親的只有兩次的哭聲，聽上去好像不是自己的聲音——在孩子的生和死的時候，因爲當我握着那兩隻不會再回握我了的冰冷的小手時，我聽見了我自己的哭聲，正和他們生下時我所聽見的一樣的哭聲。既然一個是快樂之極致的哭，一個是苦痛之極致的哭，而爲什麼兩者是一樣的呢？我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我知道是一樣的。是不是宇宙間只有一種偉大的哭，——母親創造的哭，——其中包含憂愁，快樂，愛撫，痛苦。

第一章

一個孩子的性格，在母親的胎裏便已明定了。在我未生之前，我母親精神上受到極大的痛苦，並且正在極悲慘的境況中。除了冰凍的蠮螬和冰凍的香檳酒之外，什麼也不能吃。假使有人問我什麼時候開始跳舞的，我便回答說：『在我母親的胎裏，也許是母親吃蠮螬和香檳酒——美神亞佛羅德的食物——的結果。』

我母親那時既有那樣難過的經驗，所以她常說：『這孩子生下來一定不像平常的孩子。』她預料着一定是個怪物的確的。我一生下來，四肢便不停的亂舞，於是母親說：『你們看，我一點兒也不錯，這孩子果然是個瘋子！』但是後來他們把我放在桌上的站籃裏的時候，聽到無論什麼音樂便跳起舞來，竟成了全家人和朋友們的娛樂品。

至今尚存的記憶中的第一件事是一次失火。我記得我從樓上的一個窗子裏，被抱到一個警察的懷裏。那時恐怕還祇有兩三歲，但是在吶喊與火燄的緊張狀態中，我清楚地記得我在警察的懷裏得到安全了的。那種舒適的感覺，我的兩只小手臂縮着他的頸項。他大概是一個愛爾蘭人。我只聽見我母親發瘋似地喊着：『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呀！』並且看見她被羣衆阻擋着進不得屋子去，她以為我那兩個哥哥還被剩在屋子裏沒有出來。後來我記得發見我那兩個哥哥在一個酒吧間的地板上穿鞋襪，後來又把他們放在一輛車子裏，後來又坐在一個櫃台上喝熱的朱古力茶。

我是在海濱出世的，並且我發見我一生的重大事件，都在海濱發生。我最初的對於律動的觀念，跳舞的觀念，一定是起源於海浪的律動。我是在亞佛羅德星下出世的，亞佛羅德也是降生於海濱。當這顆星上升的時候，我總是百事如意，生活順利，富於創造。同時我注意到當這顆星隱滅的時候，我總是災禍橫生。在現在的時代，星相之學已沒有像往古的埃及或加爾底時代那樣地受人重視，但是我們的心靈生活，卻無疑的

是受行星的影響的，假使爲父母者明瞭了這一點，那末他們爲要產生更姣美的孩子，對於星相便要加以研究了。

並且，我相信一個人出世在海濱或是山間，對於他的一生一定有很大的差異；海對於我，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一在山間，我便有一種依稀的不安感覺，只想飛走。山總是給我一種身入囹圄似的印象。望着山頂的時候，我沒有一般旅行家那種崇拜之感，而祇想一躍而過，逃之夭夭，我的生命與藝術的發源地是海。

這在我倒是一樁幸運，就是我幼年時，我母親非常貧困，她不能替孩子們雇用僕人或保姆，因此我在兒童時能有機會發展一種自由的生活，後來一直也沒有失掉。我的母親是一個音樂家，以教授音樂爲生，她教課是上學生家裏去的，所以白天黃昏都在外邊。因此，每天一逃出監獄式的學校之後，我便自由了。我可以在海濱獨自遊蕩，任情幻想。我看到那些隨時隨地有看護保姆陪伴監護的孩子，衣冠楚楚，真替他們可憐。他們那裏有自由生長的機會呢？我的母親太忙，根本沒有工夫去顧到孩子們會遭遇什麼危險，所以我的兩個哥哥和我便可以任情滿足我們的流浪生涯的慾望，因而有時也遇着許多驚險，要是給母親知道了，真要把她急壞了。幸而她完全蒙在鼓裏。我所說的幸而是爲我自己，因爲後來我所創造的舞蹈，只是一種自由的表现，其靈感無疑是從我兒時的那種無拘無束的生活中得來的。那種我以爲戕賊兒童性靈的長上的干涉，我從未受過。

我五歲便進公立學校讀書。我想我母親一定謊報了我的年齡。因爲那時候她非把我安頓在一個地方不可。我相信一個人後來一生所做的事業，在孩提時便已明顯的表現了。我那時便已是一個跳舞者，反抗者。我母親是在一個愛爾蘭天主教的家庭裏受洗長大的，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直到後來她發現了父親不是她所理想的模範人物，才脫離天主教。她和他離婚，遺下四個小孩子歸她教養。從那時起，她對於天主教的信仰起了猛烈的反抗，變爲一個十足的無神論者，成了英格索（Bob Ingersoll）的信徒，她常常把英氏的著作讀給我們聽。